

岚鸟图

□ 廖霖 吴应彩

鸟儿作证，岚皋生态环境变好了！

近日，笔者在岚皋县城植物园，拍摄到戴胜鸟、啄木鸟等鸟飞翔盘旋、嬉戏、觅食。清脆鸣叫，植物园美景与嬉戏觅食的小鸟相映成趣，翩翩起舞形成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。

岚皋实施退耕还林、“河长制”以来，生态环境好，岚河水清了，河岸绿了，“水清、岸绿、河畅、景美、生态”的自然环境吸引鸟儿纷纷来到这里，在树木上、滩头草丛里“安家”。近年来，有摄影爱好者就拍到了不少稀奇的鸟儿，让人惊艳之余也感到欣慰。

鸟儿的回归，是对岚皋生态环境改善的最好佐证。如今，经常可以看到形态、颜色各异的鸟儿，有的在岚河水上“蜻蜓点水”，有的在岸边抖动翅膀，有的在空中振翅飞翔……



美不美，家乡水，亲不亲故乡人。每个人都眷恋着自己的故乡，我对故乡也情牵梦绕，故乡的山山水水，故乡的风土人情，不管身处何时何地，都割舍不了对远方热爱的眷恋。

家乡的一条河流，丰润着方圆几十里，以盛产小麦水稻为主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鱼米之乡”。那个年代，在农学大寨的影响下，乡亲们积极治理河道，挖潜扩灌，修田造地，一年一度的农田大会战“战天斗地气吞山河，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劳动场景，至今难以忘记。一河两岸的小麦长得绿油油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春季走在田间地头，一陇一陇绿浪翻滚，河风顺畅，鸟儿鸣叫，花儿绽放，置身于茫茫的绿海之中，瞬间变成了麦株。到了夏收时节，一河两岸金灿灿的，一幅多姿多彩的丰收画卷。饱满的麦子，已经成熟在望，笔挺的麦秆柔风中摇曳浅笑，望着农人们一张张充满喜悦的笑脸。掐几束饱满的麦穗下来，带着麦芒轻轻的揉搓，不一会儿就将薄薄的壳衣中脱去，低头对着它轻轻一吹，纷乱的杂质就随风飘尽，丢进嘴里咯嘣嚼起来，满腔麦香留存在唇齿间。此时的眼里不在是麦田，而是随着季风吹动的方向，波涛起伏的“大海”，是绿野蓝天下荡起的金色希望。

“快黄、快割”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，农人们忙碌起来了，天未亮就趁着点点微

麦香稻香

□ 李永明

光下地割麦，那时割麦是互相请工换工，亲朋好友互相帮衬的，学堂里的孩子们也有忙假，支援三夏大忙。

田野里洒满了劳动时的欢声笑语，男女老幼你追我赶，在田野里摆开了战场。鲜红的红领巾在麦地里闪耀飘舞。麦子收割完后，顾不上疲惫，趁着高温天气，进行晾晒然后脱粒，用手工连枷打的，还有用机械加工的。农忙季节人们都很忙碌，村子里几乎没有闲人，只有老年人在看家护院。加工好的麦子，进行反复晾晒挑选，把上等的麦子当做公粮上缴国家，其余的自己食用，那时候的麦子加工出来的面粉又白又细，做出来的手擀面、凉面筋道，爽口润心，特别是农村的手擀面，成为生活的一道美食。

农村的巧妇们，还用面粉做成馒头、花卷、油饼等面食，再配上当地的酸菜，嘹咋了。在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“三天不吃酸，走路打蹿蹿。”说的就是农村的酸菜面、酸菜拌汤。那时的麦子，颗粒饱满，加工出的面粉正宗地道，做任何面食吃都有淡淡的麦

香，味道悠长，农村手工制作的挂面和馒头成为城里人抢手货。

小麦收割完，就赶着灌溉犁田插秧，节令不等人，一茬接一茬，那时农村最忙的要数开沟、放水、守水了，居住上游灌溉优越，上流下接，下游灌溉困难，放水时上渠道守水，来来回在渠道上下巡水，脱脚下渠道堵水，清理杂草和浪渣。困了就睡在渠道边上，忍受蚊虫叮咬，还得提防毒蛇的侵袭，为水消得人憔悴。水放到田里后，苦了老黄牛下了田，听从主子指挥，犁铧在飞驰，泥浪在翻滚，一排排浊浪在田里“潮起潮落”，主人溅得一身泥也顾不得擦洗。刚翻一新的水田，“八哥”就落在泥坯上找蚯蚓吃。

插秧开始了，拔秧苗的拔秧苗，插秧的插秧，水田里哗声一片，人头攒动，不到一袋烟功夫，水田便“上午一片黄，下午一片绿”了。插了张家插李家，插完李家转陈家，家家插秧忙，家家像过年。不到两三天

时间全村的秧苗插完了，秧苗立起来了，立起来的秧苗为明镜般的田野续写绿的画卷，到处是一幅幅绿色的水彩画卷，靓了陕南的五月。

那时候，家乡的白米白面在西路坝一带颇有名气，收获季节，在市内工作的机关干部都赶到家乡去购买新米新面，家乡人厚道、善良，卖出的米面都是精中选优货真价实，像对待亲戚般对待购买者。在70年代，家乡盛产的“一根稻”，做出的米饭软糯、耐嚼，香喷喷的深受喜爱。家乡人吃的白米细面，日子过的悠闲自得，受人羡慕。

时过境迁，一河两岸再也看不到金黄的麦穗和稻穗，再也见不到那火热的劳动场面了，家乡的好田好地，都被社区建设和各种园区所征用，还有的田地都撂荒了，田里长满了野草，沟渠里的水四处横流，令人心疼。家乡人再也不耕种小麦和水稻了，年轻人都远走他乡打工谋生，每年挣得钱比种庄稼划算。吃的米面油都是从商场购买，尽管方便快捷，但总是吃不出麦香稻香。让人常常怀念过去的粗米粗面，生活返璞归真后，人们更加回味过去的生活。



让安康人永远铭记的“7.31”洪灾，虽然已经37年了，但与洪灾有关的记忆却始终挥之不去。

1983年初，我当时在重庆市财经学校进修。8月1日傍晚，我在《新闻联播》里看到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的电视画面。顿时，心急如焚，如坐针毡，因不知家人是怎样一个情况，我焦急万分地找到学校负责人请了假。一刻都没敢耽误就赶回了安康。

到了安康走下火车，只见人头攒动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抢险、救灾队伍把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。我到了江北火车站旁边的表哥家，见着二姨她们全家都平安无事，特别听说母亲也没有任何闪失后，我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来。

我在江北被困了三天。每天看着各类车辆拉送着救灾和抢险物资、皮划艇、防疫设备及各类人员，通过一桥进城。出城的大货车拉运着各种撤离和投亲靠友的人员和物品。洪水过后全是解放军战士在桥上值勤。市民只准出、不能进城。

那几天，灾民都只有到救助点，按户人口数领取救济食物。好在大表哥本来就是农村的，每天领了饼干、馍馍，自己再煮一些玉米粥或擀面，调剂着生活。

第四天早上，我再次来到大桥北端的桥头，挤到哨位执勤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跟前，拿出西藏昌都行署的工作证，表达了要进城寻找亲人的意图。这位执勤战士认真查看了我的证件后，示意我从他身后通过。进城后，又遇到了几队巡逻人员的盘查，走在洪水淹没后的安康城，心情非常沉重。只见原来在粮食局院子里，两个装50吨食油的大铁罐，竟被冲到了大桥路的马路中央。地百司的仓库墙体，经过大水一泡全部垮塌了，库房里的商品散落在那里。烈日当头，整个城区里面因泡着各种物品、人和动物的尸体，经过几天高温暴晒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。虽然每天有防疫人员在喷洒药水和消毒液，但是城里的难闻之味还是很重的。

终于，走到母亲工作单位，母亲见了我大吃一惊！惊喜交加：“昌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“我从新闻看到了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把我都急死了，就赶紧给学校请假回来看！”在二姨家已经知道了您平安无事才放心了。”母亲见我满头大汗，端出茶水让我喝，又把电风扇调大档位……休息了一会，我用凉水擦洗了一下，才缓过劲来。母亲给同事们打了招呼带着我回了家。

回到新家，我看到屋内还有被水淹过的印记，足有两米高。母亲告诉我：“31号那天，大雨从早上就一直没有停，我吃过早饭，就到你大姨家，因为她们住的地方比这还低，眼看着江水不停地上涨。下午2点多，暴雨还在继续下，而且越下越大。我看公路已经被洪水淹没，就给你大姨她们打个招呼，赶回家收拾东西。当时，我沿着堰塘坎上往西走，跨过河沟，顺着药王殿西边欢喜岭的山梁跑回了家。到了家门前一看，此时的水已经涨到离房屋门前的坎子了，水要进屋的可能性很大。我赶紧请房东帮忙，把屋几口大木箱和几样能搬得动的物品都架到了阁楼上面，把搬不动的家具急急忙忙地找了些绳子绑紧固定着。忙完已经到傍晚7点了，水也淹到房门台阶边了，只差两块砖的高度洪水就进屋了。我出了后门，冒雨来到生产队八队的公房，公房里面已经有不少村民，大家是你靠我，我依你，挤在一堵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忽然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后来听说是电石厂进水引起的爆炸。周围的人都一夜未眠，凌晨近2点，上涨的水终于停止了。不久水位开始慢慢退却，我在公房里呆了一夜，天稍微一亮，水消退到房门坎下后我才回到屋里。一看有些东西已经被洪水冲走了，堆放的蜂窝煤也被水泡垮了。”

8月1日上午11时许，只听一声巨响，看见火光冲天，浓烟冒起，仔细一看是在不远处的油库发生了爆炸和燃烧。随后不久母亲到单位上班时，在路边上还摆放着9具遇难者的遗体。后来听说，因洪水进城后，造成储油罐的泄漏，汽、柴油漂浮在水面，有人吸烟，在点烟过程中，引燃了浮油，燃烧的油顺着泄漏的方向连续引爆了几个大型储油罐而造成了爆炸。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，我一边帮着收拾屋里的东西，晾晒物品，一边听母亲给我讲述发生洪灾前几次她搬家的经历；在水灾前的6月25日，汉江已经涨了一河大水。7月份，安康的天就像有了个大窟窿，雨一直下个不停。7月中旬的一天，母亲骑着自行车上班，当骑至东堤头外时，由于道路太湿滑，导致母亲滑倒，脚和身上有些擦伤。当年母亲已经47岁了，她考虑到自己岁数不小了，租房子住的地方离单位这样远，近期如此的天气，雨下个不停，得搬到离单位近的地方居住，便子上下班。

这样，就在那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母亲雇了几辆板车，把家里的物品，收拾好后从教场5组（现在民航酒店的西边，把家具拉运到单位的（园林所）办公室。星期一刚上班，单位的负责人雷文青来到办公室一看，得知详情后，便给母亲放了两天假找房“安家”。

这样母亲找到在园林所的一位花匠胡义财帮忙，在刘家砭找到一位叫刘广金位于巴山东路的一处房子，新租的房子离单位只有200多米远的距离。就在刚安顿好的家里居住了一个星期。安康的灭顶之灾——“7.31”洪水就把安康县城淹没了。

当年，1983年安康的洪灾以及我在安康城里所见所闻，这一辈子都让我刻骨铭心，久久难忘。

母亲与安康

【7.31】

□ 李文康



夏日里的风

□ 王腊梅

“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闷闷的，一阵云后雨下过……”这首歌曲从耳机里传出来，一句一句唱进了我心里。刚好是阴天，我坐在窗边，感受那夕阳西下的落日余晖，亲吻那带着湿气的夏风。

因为夏风，我爱上了夏天，爱上那早晨灿烂的阳光，爱上那傍晚的落日余晖，爱上那山谷树下的阴凉，更爱上那江边的裙摆飞扬。晚风拂面，吹过发丝，吹过耳旁，最最爱的还是这城市里的华灯初上。站在大桥上最中央的位置，整个大桥路东西两旁，霓虹灯闪亮，车辆来来往往，像一条蜿蜒着灯光的贪吃蛇，永远也不会断掉。

夏日里的风，是生命的使者，它吹开了海棠，吹绿了荷塘，吹来了知了，吹紫了葡萄。它伴着花果的香味，给这夏天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夏日里的风，是甜蜜的温床，它吹来了湖上嬉戏的鸳鸯，吹来了枝头对唱的小鸟，吹醒了相互追逐的青蛙，吹来了江边那身着红裙的姑娘。

清晨，着一身运动衣裳，去公园慢跑，贪婪的呼吸着那带着泥土和青草香的空气，目之所及皆是风景。跑累了，就改成快走，又嗅到空气中另外一种甜蜜的味道，沁人心脾。更累的时候，就地而坐，一阵夏风适时吹来，不早不晚，不热不凉，是那么的恰到好处，令人神采飞扬。

踏着夏风，我喜欢去千亩荷塘赏荷花，荷塘还没入眼，脑子里就闪现出古人“灼灼荷花瑞，亭亭出水中”的优美诗句。那一池荷，大片绿色，粉白相间的花朵点缀其中，孤芳不自傲，清纯不妖娆，看着看着就看痴了，不停地按快门，想留住那一刻的美。

吹着夏风，我也喜欢去林间散步，落脚的地方若是有小草，便会发出吱吱的响声，仿佛又回到小时候，在泥土地上走路的那种独有的感受。太阳透过大树枝丫缝隙漏进来，显得尤为灿烂，光芒万丈，却又不失温柔。小道的两旁开满了七里香，白色的小花朵，成片的点缀在绿树丛间，美不胜收。山谷的风裹着满满的七里香的香味，让人流连忘返，舍不得离去。

伴着夏风，我还喜欢的坐在屋顶，捧上一杯清茶，安静的欣赏着夜色，那浩渺的夜空里，繁星闪烁，悠长而美丽。给人期盼和意外惊喜，偶尔会见到流星划过，伴着轻轻的，柔柔的，绵绵的，温温的夏风，划走我所有的烦忧。

夏日里的风呀，那是炎炎天气里最贴心的告白；夏日里的风呀，那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大的慰藉；夏日里的风呀，那是对生活拥抱的美好愿望；夏日里的风呀，那是在你需要力量的时候它依然在你的身旁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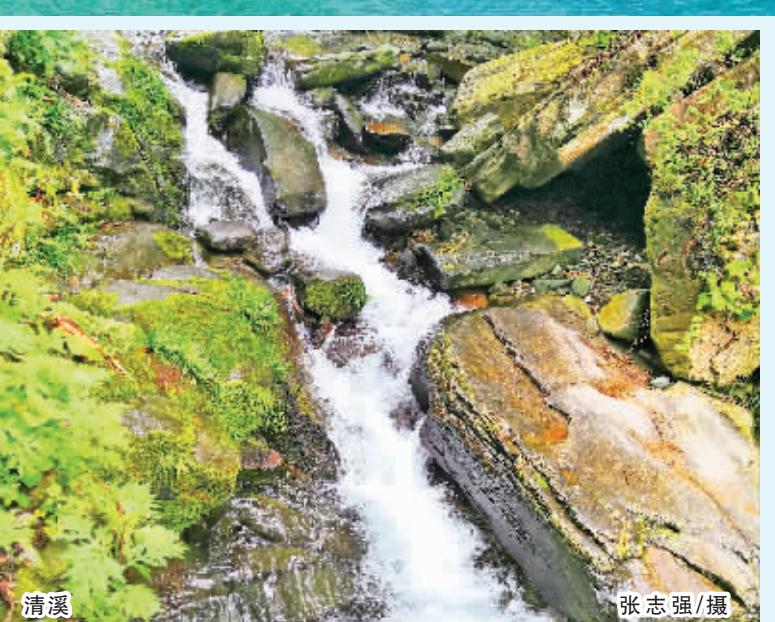
*生活写意

「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」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江景如画



张志强/摄



紫阳新城



徐惊涛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刊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@qq.com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（策划：吴平 组稿：唐大明 卜一兵）